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五

龜山語錄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白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臯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

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

問曾西不為管仲而於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為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說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

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道遙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道遙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

極猶屋之極所處中則至矣下是為不及上焉則為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

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役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

學然後知淵明詩非着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為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說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亦然豈能仁乎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

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為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為直而孔子以為吾黨之直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為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

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群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為養君子之道而庸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于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峻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為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為仁也其曰

為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為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為哉曰樊遲請學稼圃圃如何曰此亦非為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為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為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為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

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于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藁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敬長為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孔子言由求為其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

若季氏旅太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為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寧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

公之不辭人不以為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為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於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為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

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為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父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以上之

為君下之為臣皆足以有為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
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
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
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况孔子去柳下惠
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
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
荷蓆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為
是果何益乎故為聖人救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
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為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
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耶則伊
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為必於退
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之清聞西伯

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
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
介夫亦豈以同為和衆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
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為終始使三
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為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
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
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
者也其可以為孔子乎夫以三人為聖者孟子發之也
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強為之說
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

無所見縱得孟子之言何與吾事

樓抄本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為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氏之所止不忍居也使

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為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固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為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也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

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
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
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桓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為
過也然孟子力詆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
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
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
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
也王霸之佐其義利之間乎一毫為利則不足為王矣
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
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

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
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
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
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
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為是故也

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
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于
馭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為太吝一介不
以取諸人為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齎

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
孔子於公西赤之富不恤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
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
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偽乎是之
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終不為所殺何也曰堯在上
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
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
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
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

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
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
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
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為父
子盡父子之道以為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為夫盡夫道
以為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為心其學
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說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
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君曰以小易大則

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為仁
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
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為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
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
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
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
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常以術勝人然
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
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
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
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

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
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為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
若真儒必不為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
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不得而詐然
後為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
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
則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
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
窮鬪遠討為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
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
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為是矣

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効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

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賂財食者為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觀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為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祖宗能用人命故太祖嘗曰我以一鱸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亦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鱸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為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強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斂科配蓋不

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所有不患乏財
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
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
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敗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
謂知進退者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問
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
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呂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
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
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
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
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易之怕曰浚怕
凶此怕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
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毀遠與之辨別是非則有
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
正邪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
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
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
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
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
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
得則曰吾所以為己而已是故心迹嘗判而為二心迹

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

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頌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款否槩與之也故假此為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頌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以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

又稱貸而益之是為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頌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吏官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

間得錢遂用之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為竒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姦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

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皆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習中無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證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鑿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

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日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是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五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六

龜山語錄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
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
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為之命
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
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
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烏在常平司
有支用雖是勅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
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
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
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
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立政事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六

龜山語錄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
 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
 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為之命
 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
 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
 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烏在常平司
 有支用雖是勅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
 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
 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
 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
 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寧政事

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又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為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夫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天弗過說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為君言之也為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

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為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履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吾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履齒必不為一時遑遽而致折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指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指十金能指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指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
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信祖有功宗有德
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為其功德而
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
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為腐儒
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
庫為次居室為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
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修靡未聞
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
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
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社稷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

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
子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
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
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
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
引之為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
豈不敬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不終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
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
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
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樓抄本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為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實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

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為能與於此此為不知道與命也孔子之言道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

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為周公之事其不為之乎可為而不為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又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乎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關一不可今日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為有序失之矣

或謂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

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何害然孔子不以為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以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為近矣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聞故孔子以其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為邦者惟顏子一人其他敢為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

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為失言於曾子為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為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耶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為天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說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

在己也而為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
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
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為一其仁之體
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為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
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
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
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
祿未盡他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
雖一杯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故身
為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

以侈視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
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為者如何
耳

吳審律儀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

衰却難曰其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
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
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
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
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
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
三百八十四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
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

足以盡之則一文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後刪後更無詩書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顯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墻有茨之詩若以為勸戒似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為耳所以不可為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為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為之然終不能掩密為之者其初心也至于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狃諛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為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為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由孔子而後為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為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

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始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為別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立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

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廢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為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為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父曰如是如是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荅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人問政使之

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為證故仁智兼盡其說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為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

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苟非其人則違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

喪在他人於此不敢發之字我疑以暮斷故必求實於
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為定論

楊雄作太元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
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
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
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
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
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
聖人之事方名為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
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况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顏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
一物不留於習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
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
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
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為而

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為人所容

旁招俊又列於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難

名為義其實為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他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為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顏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為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

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
曰用未常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其所謂
體也至其用處則履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
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後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
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
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為薄也只為有疑故不敢
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
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

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群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

宜無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

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

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繼而

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

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修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

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狄夷待之也况又成王

幼冲蒞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繼之其禍

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

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寬陸丈夫中行無咎其舜之事

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為得自靖為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舜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為武用之於舞蹈則為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為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醢證父為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為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

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臯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臯陶施刑內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為一觀舜之命臯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臯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為詳故臯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亦不可以無臯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

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說駢以賻之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顏淵死子哭之慟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說駢之禮所由起乎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為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為文非所以施於顏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他日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太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若內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為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

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為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為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為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為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盛矣其曰齊子發夕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

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
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呂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
論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
若者又如論語稱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則其所能所為可謂高矣如仲者但不如孔子
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
孔子曾西何以不為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
成言乎艮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
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修身齊家

樓抄本

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
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
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
自是人未常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
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
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
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
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
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
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
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蓋深達乎此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耶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
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庶鳴四牡諸
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
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
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
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
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
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
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

似有缺文

足以相助相扶猶不敢不勉而沉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
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
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
無敵亦是此理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六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七

龜山語錄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
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
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
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
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臣之體
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

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為道初不為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他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稱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

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為近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為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為大也今人只為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

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衰之列國耳何足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為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况於仲乎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為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為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為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入也

號於衆曰為劉氏者左袒此最為無謀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為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為劉氏故為此說曰既知其為劉氏則此說尤為贅語為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為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為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

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
說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
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後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
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
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餘俗
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他少有可取
者又言班固稱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
氏者必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
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

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
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
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為先縱得好時
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其所見
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 英宗
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合理會事却不
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
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意正典刑責
之安用臣等言 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
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
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 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福威 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 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為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為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為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

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為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心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象氣卒乍搖撼不動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寬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摠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其每

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捷了人古人於
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
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
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
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
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
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
以後便不可脫為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
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
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
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

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
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
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
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
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
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
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
若不使他自為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

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出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為其意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為見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他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

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為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瑩中言宰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說得摠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

也

曾見志完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而况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聞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為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為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維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維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

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為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為不學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闕四字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為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

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即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考處若下注脚儘做得諂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諂訕

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諂訕宗廟毀諂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

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言乃立諂木是真欲人之諂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諂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諂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人諂訕亦欲求人諂訕

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
疏論事今乃以為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
會令分明今反謂他們亦嘗謗訕不唯效尤無是使元
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與
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
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
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
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
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顏子只顏子在陋
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為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

平天下則禹稷功業巍巍如此如顏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
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
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
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
夫敦奮乎百世之上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
時人固已心悅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
效宜如何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取過作非也
此為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閉了只嚴奉景靈宮是舍先
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母意只是
去私意若誠意則不可去也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荅形云君如煙上火
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
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
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說
得之莊周然而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寡呼吸鳥獸
號鳴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
或不之察耳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
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
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
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
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

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
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
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
豈可修乎唯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
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
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
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
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
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

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必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

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拍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終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教之故亦當敬耶正叔曰但其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

為甚若只許土着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為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祿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為待之盡然亦須養得過方得若養他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為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為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祿為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祿則財用

之費無所從出無是吏祿亦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
鹽司吏人近制祿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
弊而可以當此祿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論之宜其以為虛
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亦自不
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
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者長許募而不許差
輒差者徒二年然法當募上戶其傭二千錢此州縣定
此餘杭所
定豈有上戶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戶不願則
其勢須至強使為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
日近買翎毛郡不敷諸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配故
也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

催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
得辦集其勢亦須至抑配是名和買而實抑配也如此
者皆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
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
行也今法太嚴密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犯是
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思行法必宛轉為犯者之地法
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唯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
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
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

樓抄本

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
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
公孫碩膚赤舄凡凡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
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為出
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赴於魯縣學謂繆公哭之而曰有愛而哭
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
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修之問不出竟故生無
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
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因

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
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
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
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
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
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
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
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
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
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他日嘗曰此

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

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官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弟亦須着仕官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官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官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為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晚又言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

德於予相黜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相黜之難是亦天也相黜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毀不遇於魯侯而以為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相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說得之矣曰列子此說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為矜清貞之尤以放於餓死關二以為公孫朝穆之事為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為不足較茲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

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
善言者也

樓抄本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術
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
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
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
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為
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
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
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

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
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
且如東漢之袁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
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髮鬚
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
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非義
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
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
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

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雉鳩為何物知雉鳩為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為何聲知關關之聲為和而通則看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為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哉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宗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

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無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說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未公按上殿神考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按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為之誣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為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云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

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為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
樣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
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為物明白洞達
廣大靜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
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
理會仁之為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
異也橫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
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非延齡

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
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
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
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
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
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
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
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
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
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
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
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七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八

龜山語錄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云
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
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
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
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為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
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唯德其
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
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
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

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意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黜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

樓抄本

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因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尅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

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
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
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
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
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
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
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
又言為金為玉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
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
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

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
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
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
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
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
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
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後西邊去此二人為常有疑焉
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
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誑為事而未有以救之

只此風俗怎抵當他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習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常有為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恬於進取者因說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他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為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為政於魯孟子聞之為

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為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為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持貌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為祿

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祿養父母活妻孥為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為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安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誓不嫁女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為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但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

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堯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為天子豈應以殺人為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為

天子若瞽瞍殺人臯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為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為政曰書云毋忽疾于頑若忽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

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才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遊良不為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

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問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為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為說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立明之說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立明云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為無不載者若鼎之為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協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為備如立明之說略無毫髮相類而况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為也

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

治國為天下乃以清靜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
不得問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
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
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
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
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
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慊者此自後世流
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
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
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
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

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
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
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
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
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
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
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
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
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奪之此
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
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

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
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
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才詭計較要行便不是
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
漢只為做計較太甚才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
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楊
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
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
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

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
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師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
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
禮起於聖人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
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疎闊心中打
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
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
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
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為屋室謂其入必有

其門則乾坤是也為此言者只為元不曉易夫易與乾
坤豈有二物孰為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
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為易之
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
闔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所謂
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闔
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
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為天神應之為乾重濁者下為地
神應之為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
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
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闔出入息

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曾作明道哀詞云
通闔闔於一息兮屍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
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
以見問終說不到如其與字夫相會亦未嘗及

闔五字

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
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
易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無可見可
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
說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
言其健順爾破識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
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
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濁重

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
變化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
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
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云
舊常解此義云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
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
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橫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
見於此否曰然才說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
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為的當因言孟子論養
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
說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

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
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說勿正
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他議論
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養而
無害為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
正叔聖云先兄無此說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
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教渾全他們說話
須是與他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
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
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
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寵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以此其舊作十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為不然人人說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但以力弱被王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他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路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

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為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謗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圖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常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說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此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

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以為君故詩人目之為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其詩曰子惠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為君若猶以為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為重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一無適之謂一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

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為正此所謂求之經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

困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

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樓抄本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即是天性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為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為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藝之所也何可置神象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

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為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

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豈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舜可謂無為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為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他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他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楊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不是同若以為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開摠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荆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

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為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為秋冬固不可為夏其實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為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嘗與物是兩般性伊川語錄云以忠恕為一貫除是曾子說方可信若他

人說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說却不如此問明道說曰
 只其所著新義以忠恕為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
 說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闕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
 言之曰物我無體曰只為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無體
 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乃是參彼已
 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
 此意曰即已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
 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
 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
 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
 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

中道縱心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
 惠只於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
 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
 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却是以智為妙曰聖
 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
 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
 他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為
 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
 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為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

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故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為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為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惟恐不作則即時觀矣作與覩同時事也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

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恤然豈有殺賢人君子
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
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如必要以死任事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為大事者
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聞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
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
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
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
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無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
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
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
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八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九

安正志筌集一

統論



聖人觀身心於易易無體是為大象形所由生易無思
 是為太極心所由起無體者身之本無思者心之源大
 象伊何形影未兆而非夢者是也太極伊何喜怒未發
 而在中者是也此以未始出吾宗故居形數之先制形
 數而非制於形數斯謂之常以無古今無去來上無初
 下無終涉萬變而此不變者也聖人方其與人為徒則
 有身有心於是獨觀其始以歸其宗故觀身於艮而得
 不獲其身之理觀心於復而得退藏於密之道身心復
 本而即廣居正位以恬而養以虛而應無非順至理之
 自然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其應

而寂也亦猶響答而谷虛形燭而淵靜甚夷易而略無
難者後之學者不知不習之道由地道之光惟黃中通
理則正位居體乃溺於揚墨之有取而畔接歆羨之心
勝於是景仰其高明慕悅其功美循其步趨而從之跡
則是矣其所詣則殊也皆原於不明而汨於有取有取
則隨所見見則不離兩端兩端而有取則必倚於一偏
兩端而偏重則傾而非中庸故不立中庸不可能唯兩
端偏重之見熄則至焉中庸之為常蓋以身心之本也
聖人體之以應萬變動而時中斯無往而不立應已而
寂不離本宗以循身心之本始不墮禍福之倚伏不明
則取故慕其仁樂其義而學斯在外矣凡後學之失悉
由於取揚墨之徒啓之以陷後學辨而出之亦不宜略

聖道平易直詣本宗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成位自成則無功而超詣矣

宅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蘊太極於中是為天地之心
而天地之心實無定體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限量
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畛所可證者感應而已故雖
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唯見其情於咸而感應獨存
焉有感斯應悉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感之非其道
則忒蓋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響耳是以文武
適正則致天之届幽厲反是則天之所方虐是則天地之
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為人上而思所以福天下豈他道
哉慎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

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時靡不悉歸於正而天下
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質其本源自宅心正位而已
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也是謂大中唯兩端無
偏重則至焉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如斯而已

中庸

神自正位出應所感唯燭理接事而已燭理則為智接
事則為行智所以知此者也知之斯能行之知之過則
其行之斯有獨高而不可以及者此賢智之名所以
立也夫道不可以不知既知矣則宜冥之以不知始安
於正位而無我此理不諭乃專以知為事則其德反離
而貳矣不知愚也知之智也皆一偏之名也夫畜而不
知者萬物也由而不知者衆人也用而不知者百姓也

是皆以不知為患也此所以為愚而所謂智者則又無
所不知而不悉多知之為敗夫知以知不知為尚不爾
則至宜不知處而反知焉祗所以為病是以多知為患
也此所以為智智者過而愚者不及過與不及等耳皆
非中庸也嘗謂賢者過之為趨高也其患在歆羨於外
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趨高以有蔽於外道若何而
可明智者過之為其鑿也其患在居畔而接取邊境之
人其名為竊也穿鑿以有空於內道若何而可行蓋智
慮外通故常思出其位外通則內暗而多窒黃中中通
是以美在其中中通以朝徹而無礙唯黃中通理則正
位居體得主有常茲謂中庸賢智居在一偏既不至中
庸則反與愚不肖同科以既非正位居體則體皆裂其

樓抄本
大全而麗一曲均墮於形數何足尚哉然中庸不可能也始以兩端有偏重引之出而麗於不正惟無兩端偏重之蔽而一視焉斯無繫而復正位故不期於中庸而自中庸矣以其不可能無所致力也其機在於外有繫而中不止特齊其兩端而均無取焉自不繫而止其所斯中庸矣

傳道

大道之傳自堯舜以來前後相承若出一人聖道大備無不該貫而有至要者足以摠括無外故孔子於終篇發明其旨其言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是堯舜以來相傳者允執厥中也抑嘗即書考舜之命禹於允執厥中之前則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實也嘗謂人心者變體之心也有思而有為道心者妙體之心也無思而無為有思有為則其慮宜深惟顛復始厲而無咎故惟危無思無為則其藏宜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夷則微而於夷處則安居偏則危而於偏處則宜覺即偏而覺偏其反而則惟一矣於此精之又精則兩端不迷不見等差始一貫而會于大中中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位乎皇極之時也此時無我不待致力精者非他特即偏而覺覺則自不迷復始則默而戒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偏而能覺反復其道神德行於向背之頃斯與道心昭合而會於大中是謂成位乎其中雖然此猶藉人功也迨燭盡兩端本異名而同實遠

無可偏重者自不傾而麗有方矣非至精不能與於此
後之不明其本而以私見取之若子莫之執中此聖道
之所以差也有取則所學者外雖中亦偏既非成位乎
其中於是反有一偏之蔽要之道不可取惟不主一偏
而兩端一貫焉自然復正位而中矣

治亂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由太極以生堯舜由大中
以立大中者人心道心合而為一者是也虛以立一以
行卷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是為妙用卷舒自如故無
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是其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是
其用此其所以建立三極而範圍天地變理陰陽也此
道相傳自二帝與三代之盛前後一律文武重光之際

宅心無貳故其馴致則由庚作而陰陽得其道理崇立
作而萬物極其高大魚麗詠其盛多華黍歌其蓄積三
登相仍以底太平皆原於以天地之心理天地故其成
効如此自周公為成王作康誥叙商考成人之宅心其
可考證者本於建用皇極而成王有重光莫麗陳教則
肆之訓爾後茲道漸不聞於在上之人而先王之澤竭
故自成康以後漸以陵遲繼以五霸之假楊墨之取出
而亂之遂失本宗此道埋沒不復見矣天之未喪斯文
孔子集大成而終於獲麟孟子學孔子而終於無有乎
爾道不行於上教但垂於後而已直待黃石傳而漢興
河汾盛而唐顯治安之術必由此道之行也噫大中之
道由人心道心合而不貳以致妙用故入而復本是其

樓抄本
常出而致用是其應有本以立有用以行而妙用之功
全既失茲道專用人心背本逐末不復知反而道心屏
蔽隱沒不可見矣人心適偏常危不安迷其所歸易常
以妄是為夢幻以夢幻之心應天地之本心其不合也
較然非徒不合而亦隨之以變陰陽何由而和妖孽何
由而熄禍亂何由而止周自成康以後治安不能十之
一而亂離常至於十九民窮於兵革糜爛而莫之救使
憂世之士不悟其所以然則已悟則豈不深痛之哉

大人

大人無己者養其大體而不徇區區之小己也不徇區
區之小己斯合併而為公焉太虛無際藏諸方寸之間
其分而為天地運而為日月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昭然自會未嘗有二也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之德天地之
心也合天地之德由見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之心為心
則合乎天地之德矣與日月合其明者審乎明之相推
而生也坤道之光變乾為離而乾亦變坤為坎故日常
用坤之光而月常歸坤之明體之者亦必用其光而復
歸其明焉光明於是乎緝熙而與日月無異則合其明
而見天地之心矣四時之運皆天行也見象而見天地
之心則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則與四時合其序矣神之
所為由此而出也故鬼神無私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惟
影響耳無私之德契乎冥漠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動
必符於幽明而不在區區之小己是其所以為大故先

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
鬼神乎允出此道則感之者化故一正君而國定矣

坎離

乾天也衆陽之所宗故為大赤坤土也土之真精天五
沖氣位乎中央故其色黃赤則陽著見而已黃則地道
光焉故坤之中爻入乾之中爻則為離斯謂之黃離乾
之中爻入坤之中爻則為坎故坎為赤木煖以火土性
盡則為炭炭之再爇唯赤而已不光也發以薪蒸灌以
膏油以土之精加焉其焰則黃所以光也故凡有光者
其色皆黃以土之真精資至陽以發也脈之六部皆有
胃氣則生以有土也至發見乎色則黑欲如烏羽赤欲
如帛裏朱砂皆有神光則生亦土之真精發見乎外也

樓抄本

故土之真精為常生而常明焉惟其然故坤之正位入
乾之正位加一畫之上則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
外故也乾之正位入坤之正位加二畫之上則為坎故
坎水內明以明根於中故也內明水性則通徹無礙外
明火性則蔽隔多暗蓋離上下皆陽畫則赤而已唯黃
居中焉則光故離火本末皆赤至末赤則於赤為過矣
隨而黑焉在人者奚可恃外明以為常然而不歸其明
哉然光明皆資一以致用故真一用其光復歸其明不
迷復也用其光則離之性也歸其明則坎之性也坤既
變乾為離故日常用其光以外照至於月則以坤之光
既變乾為離矣故向日而明復歸背日而明漸往所以
有盈虧然其原由坤實本明也故反照則明復歸焉性

之明由是也此大人所以與日月合其明於是用其光則可以觀生歸其明則可以觀象至如鳶飛魚躍而上下察則天地皆不外乎所觀矣土之數五唯六二一位變乾為離而離為日以司外視其在本體之明蓋多焉歸明於本以全坤德則其照益廣矣夫然後於明為足言離特用坤之光故火為外景是以目之視也合明而明合暗而暗則其明也合日火之明耳橫目之民見光而已以未嘗歸明於本以見曉於冥冥若是者安得不變而為黑以與草木同盡哉故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目無見則為土矣

精神

精神之學所以深究精神之旨精者神所藏神者精所

應精神彌滿於天地之間其氣為陰陽其數為一二其物為水火皆宗於精神在天為日月所以照燭幽隱在性為光明所以炳察內外神貴乎雷雷而得休息此養神之道也所以貴於葆光養明焉光明合乎日月常貴於歸其明歸明而不用則蒙其致用則徹故蒙以養正是其常徹以見獨是其適明之照事察理則為思思戒於出其位出其位則思不睿是為理事之所役麗於一方而罔覺理之暢者觸類而旁通是謂元通不在於苦思苦思是中方窒而未通乃強以求通強以求通則愈窒而反以累神苦思而不止則過於明明淫則為心疾蓋以離火之為人心與為橫目一也皆察外而不自察見彼而不自見是以麗於不正之體而起生滅惟能歸

明於昧則復乎明之本而為元立為蒙元所以養神蒙
所以養正此其所以作聖而常人之思悉由偏重出麗
一曲過是則思所不及若夫不出位而無封畛之所常
人則思無自而至此自非已覺則未嘗於此游心能游
心於無封畛之所則一念而作聖矣

清明

道心本天地未判之先人心由坎離既分之後君火之
傳變乾為離其在人也則為人心為橫目方其在天離
常用坤之光坎常歸坤之明原於坤二變乾二而為離
乾者純陽純陽用之而光獨熾明雖坤精乾陽已用而
熾故月雖歸其明終不能勝火是以月之滿也唯望而
已至如晦朔之際全不明者屢矣況人日榮外景而略

不知歸者邪歸明之艱雖坎之習不能常滿計天地猶
無全功而聖人之心其明膚常若滿月之燿夜固與日
月合其明而獨能勝火乃足以補月之未至者由強以
自勝也故勝火者聖人之心也火勝者衆人之心也橫
目所睹濁明外景天光之發清明內景外景則內晦內
景則朝澈濁明則見光而已清明則無幽不燭濁明偏
而清明備也月雖歸明實明之本舜之濬哲成之昭融
皆清明之在躬者也未見道之人全用者離全闕者坎
欲進此者當使明夷而睿坎常勝離月常勝火要其終
猶能補天地之未至者矣至於不用則蒙以養正用則
澈以見獨非月能勝火則未能兼有而具此者也

處明

君火不用事故常葆其光而棄其明居坤正位之時特
黃中而已未嘗曜也及變乾為離而致用焉故日乃用
其光乾亦變坤為坎而月復歸其明明歸本位矣宜其
晦也而乃明焉以乾陽之一用之也惟明夷明入地中
是復還其本位本性如其初矣故異於月之歸其明是
月特坤體而已乾陽既來已為之主所以歸其明而為
乾陽之所用是以致用而明還其本位本性乃坤之黃
中也故言明夷務暗所尚者龍明也歸其明而致用故
言月有明所尚者並照也人能歸其明則可兼是二者
蓋用不用自如也然不照則昧是在坤之正也照則澈
是致坎之用也蒙以養正所以作聖澈以見獨所以元
立通能歸其明以全坤德則制之在我惟所以處之何

如耳二卦皆可尚也要之養正乃其常焉

本宗

枝幹有本流沁有源嫡庶有宗臣民有主皆摠於一而
會于中聖人唯據會要而萬事皆畢故堯舜之傳所執
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皆據會要之地也會要之地
摠括萬理演暢萬義蓋理窮義存而名亦不立之所于
以兆理義者也由理而得義由義以生名名定而實辨
焉後之人皆可循波而探其源也自其所生而求之如
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者可名曰極蓋以有中則有上
下因兩儀而命極之名也自其所出而求之如降而為
德為仁義為禮智者可名曰道蓋以有道則德此而為
德因德而命道之名也本自無名混為一物特摠於無

名之撲所以會身心而身心藏於此所以為密者也緣
 義而命之名名雖有萬而其本一也此理也知識可及
 焉而所謂名義者必有象以卓冠名義之先而名義之
 所自以出故立名義則象呈焉可驚可愕可愛可惡象
 呈於中而見於面者不可掩焉大象非知識所可見也
 必大目視之而後見焉見理者名義舉則見名義去則
 不見也見象而不俟名義則名義都忘而象自獨存是
 謂大象象之帝也此之謂身之本而進道者之所必見
 者也夫神寓於知識則見其理神顯於光景則見其象
 見理猶與象隔見象遂與理該進道之的實者乃在於
 見象大象為萬象之帝所以閱萬象者也天地之照也
 萬物之鑑也是以名義至而所立之名義其象自呈焉
 見大象是見身之本而心智之本亦賅而存者也所以
 照燭萬象者是也餘皆可忘矣等之筌蹄耳得象矣動
 而天行以順之保合大和以養之恬愉交暢以樂之優
 游自得以適之凡所以備其天養者無所不至而又持
 之以不倦之誠以曲全其天功時出而用以上下察上
 際下蟠與天地同流以縱精神之調適爾其自神自明
 自通自悟自無古今自無去來其日用也應機而契無
 不如志矣夫是之謂實學

妙用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且不可以有加而仲尼賢之蓋堯
 舜得正位之妙體而仲尼擅真一之妙用堯舜傳中所
 謂正位居體孔子傳一一常藏用而專妙用故神也者

樓抄本

妙萬物而為言體居於正位其道至簡而無窮之妙用
雖陰陽不能測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妙用至神變動不
居以酬酢萬變於以財成天地鼓舞萬物已則藏用於
正位是藏用致用利用孔子兼之也觀象而見象既得
正位居體則不可測之妙用尤在所急兼此始全造化
茲所以貴於神德行也一為真宰以專妙用猶之雷風
至神變化不可繫繫當順其適恣其運用初若鸞飛魚
躍以察上下上際下蟠周流六虛縱其調適即偏而無
不正矣而又藏用於正位當時命而盛行於天下則運
動樞極斡旋天地而反一無跡均出此道進此道者當
兼盡堯舜孔子則天地造化斯無餘蘊

諸儒鳴道卷第五十九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

安正忘筌集二

易數



易之大旨有四謂言意象數而數尤其顯而易見者善
學譬治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故學易先學數數既較
然明辨斯不疑其所行而微妙處始可詣矣易數君於
五而摠於一故五之位在中而一與之俱為出乎數而
用數者蓋真君真宰妙體妙用之不相離也堯舜執中
孔子貫一皆此位之數耳知至而至之則旁通並貫矣
學者首當考諸數以知出數而用數者之成位至是位
則超形於是止其位以觀象見象則見易矣

六九數

數雖顯而所以為數者隱學子易者當探賾索隱以知易

安正忘筌集二

宋氏榮光

之本知本則未嘗迎刃而解矣何謂易之本曰精神之
大全者是也故易以冲氣為宗冲氣含明精神之大全
者也此易之數所以君於五天五冲氣天下之至精天
下之至神以蘊天下之至變於其間者也判則兆於一
天下至精之變也易君於五判而兆於一故易變而為
一謂之一則一與五可知矣一與五為六六則陰數窮
矣窮則變變則通易之所以為易也陰窮則變而為陽
故一變而為七謂之七則二與五亦可知矣明舉成數
者陽主進故也七變而為九二反繼七者陽主進進則
其道常饒故其數常衍所以七之後更申之以二也九
者究也陽又窮矣乃復變而為一者陰主退退則其道
常乏故其數常耗所以反一無跡復歸於混淪陰陽已

兆於至變則天地由之以分矣於是輕清者上為天而
天摠衆陽主進而數衍則九宜為乾之數重濁者下為
地而地摠群陰主退而數耗則六宜為坤之數九六之
數既有所寓聖人於是倚數於參天而一三五為九倚
數於兩地而二四為六禮曰中立而不倚倚則各倚於
一偏非其正也知倚數於參天兩地則可以知天下之
至精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變是乃六九之所自起數
之正也由此則可以知易之所以為易矣陰陽者精神
之一氣乾坤者陰陽之一物天地又乾坤之彰於有形
者也易之取象以顯彰隱六九麗乎數天地麗乎形可
以倚數而其旨遠矣可不鈎深知遠哉

十數

樓抄本

九數 八數 七數 六除五 則數一 莊子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四時其大者過言是則何言而四時所自以行者矣合一二三四則十數備五則出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〇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 〇 〇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 〇

又十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著數

著之德圖

天地之

六包一則為

五十有五而除

二圖以三包

☰☷☱☲☳☴

數五 十有五

☰☷☱☲☳☴

七七七四十九 為著之數

四十九則餘六 是五與一出乎數

一於中

卦數

卦之德方

☰☷☱☲☳☴ 二☰☷☱☲☳☴ 七☰☷☱☲☳☴ 六☰☷☱☲☳☴ 八位相合

☰☷☱☲☳☴ 九☰☷☱☲☳☴ 密☰☷☱☲☳☴ 二☰☷☱☲☳☴ 六十四為

包一於中

☰☷☱☲☳☴ 四☰☷☱☲☳☴ 三☰☷☱☲☳☴ 八☰☷☱☲☳☴ 卦之數

五與一同宮為出乎 數竟奔在上而傳中 正位也孔子在下而傳 一真宰也皆出乎此一 於此藏用而無跡故 密唯知其體周遍耳

河圖數



六爻數

安正志卷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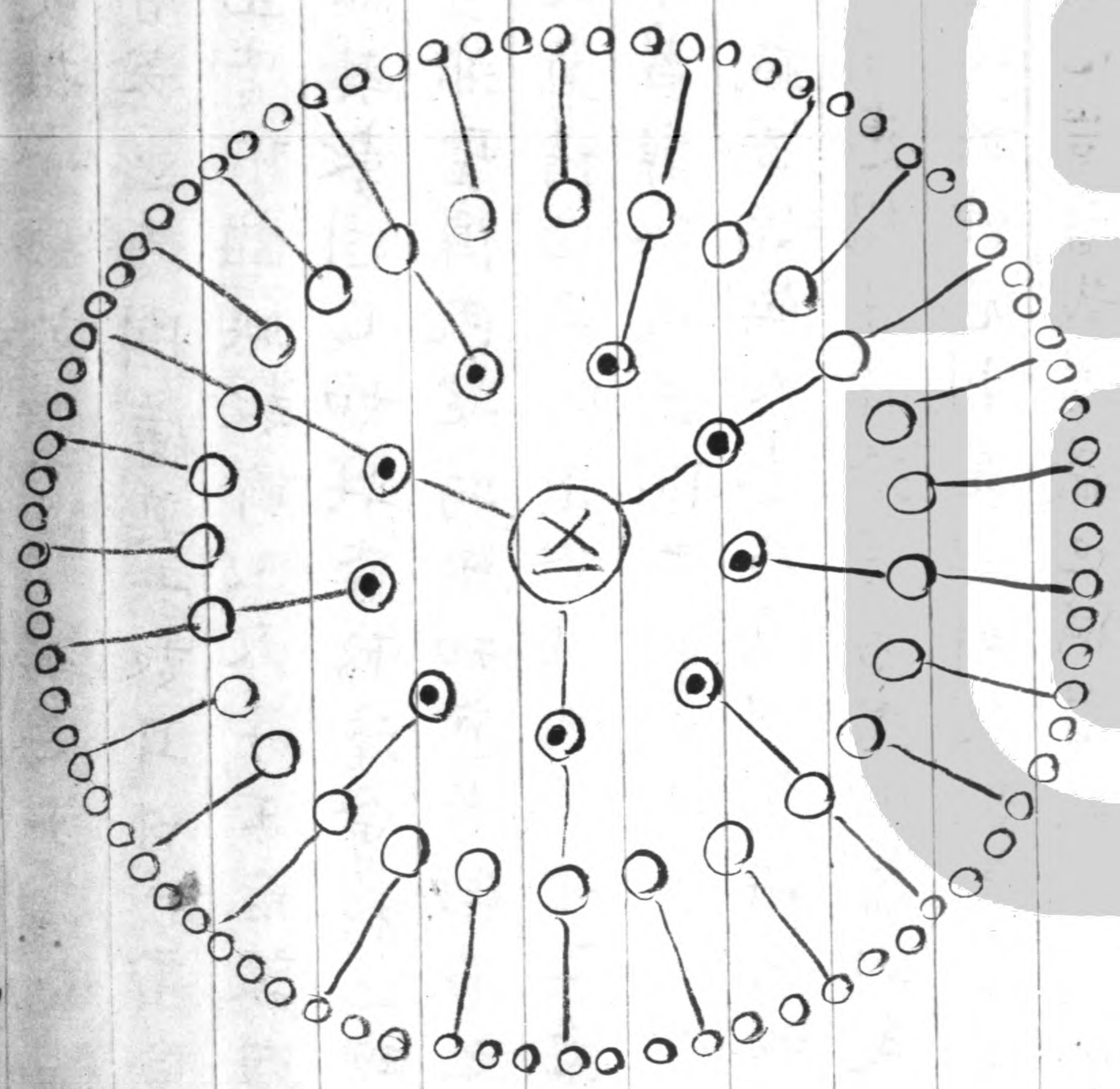
宋氏榮光

五為君位出乎數者餘又其數

× × × × × × × ×

亦五皆真君至德之所寓故神

元數立



揚子草元推而至於八十一家老子論元演而至於八
十一章皆著之德圖廣其一數耳自一屈信之項暨千
歲之日至皆不離此數所以天子王后設內外治之官
小大相維其數固已如此皆輻湊會極之理漢儒苦元
之難知豈非聖傳既絕時無知道者歟易之妙在坤之
六五土之真精位焉歸藏於此為密卦之德方方包真
精於中方者靜故藏密圓者動藏密者之所以致用者
也必精於藏密始無大患乃可以與權而致用於是吉
凶可與民同患揚子作法言著潛心篇似矣然謂潛心
於文王潛心於仲尼則是與畔接歆羨者亦無以異也
外有繫矣心豈嘗哉潛藏也猶潛龍之潛藏身心於至
密非外有繫者之所能也自知未明雖聞有此理而不

能詣也徒得一數而為元未有甚補於聖道因述元之
數而及焉

九疇數

		極	

九疇與卦德雖一類而數與卦德不同
卦德奠方九疇引類故也奠方故八卦
各相合而成十十地數也引類故八卦

各相合而成九九天數也地數以歸藏而藏密天數以
皇極而經世蓋卦德主藏密而不用皇極主經世而致
用所以名數不同卦亦有引類者至引類則亦同九疇
乾坤生六子斯有類復遇始生諸卦斯有數乾坤父母
類也艮兌於男女俱少震巽俱長故離俱中其數各相
合而成九故經曰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

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八卦相錯卦德雖定數至
引類則亦錯數況皇極所以經世豈得不用錯數然亦
與卦德不同者用不用之異也皇極雖主經世亦必先
藏密經世雖其疇用九藏密則皇極自居五數矣用故
一與五俱顯不用則虛五而一於此藏焉探其所藏則
皆為十五數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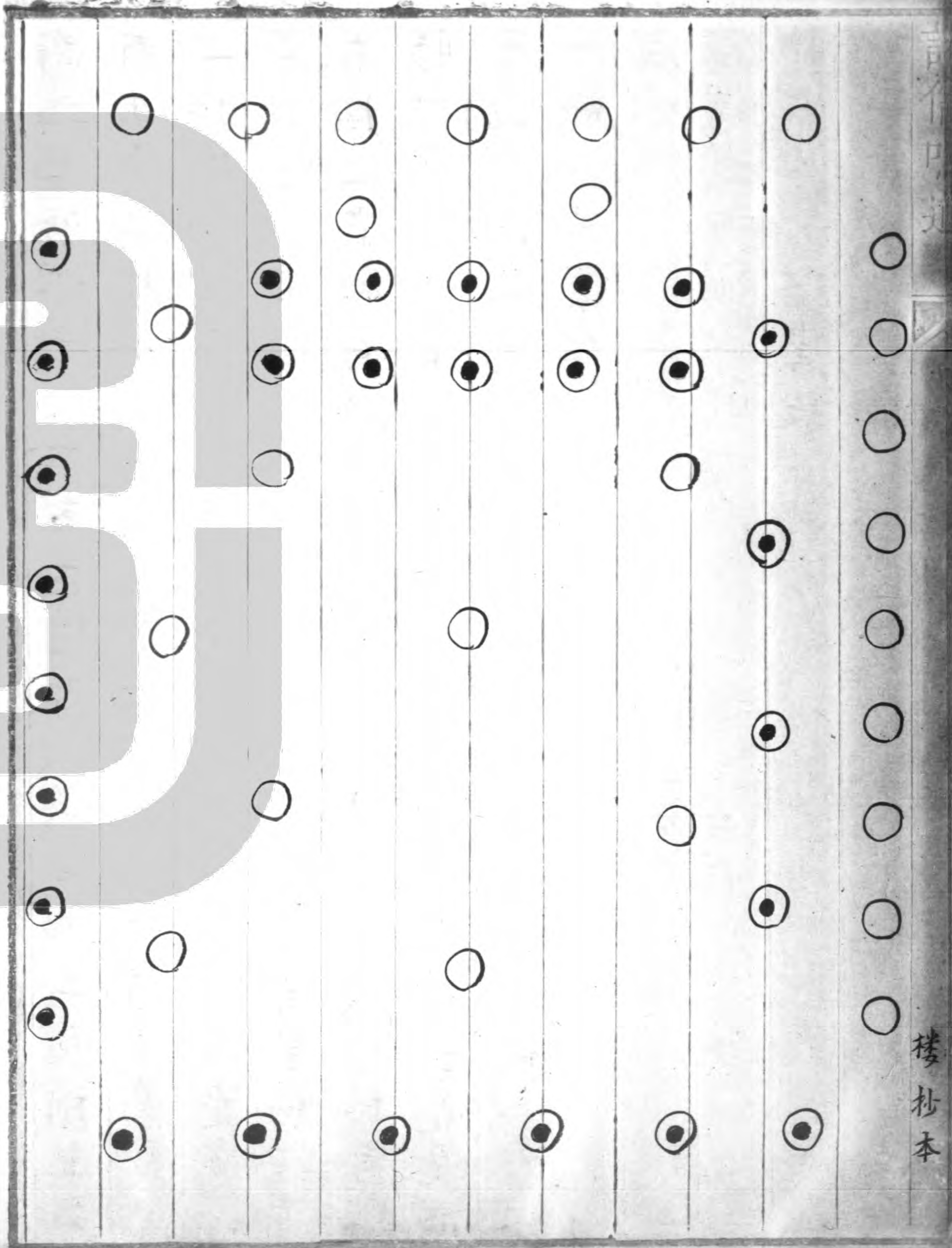
又九疇

箕子述九疇叙皇極於中於是莫不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輻湊謂之會止其所謂之歸是深明前聖卦之德方
之旨與天下同歸之意疇類也如田疇之疇有疇類者
為疇無疇類者為疇出疇類者所以君其疇類是謂皇
極而皇極之建由兩端之類無偏黨者也皇有道而無

為之君所以立天下之正位者以此坤以土而稱主主
有土者也極以道而稱皇皇有道者也皆所以為真君
之稱然則進乎是者若文王之宅心其亦卦之德方退
藏於密之旨歟商考成人之宅心其亦建用皇極歸其
有極之旨歟苟得於道無施而不可乃若風后握奇制
勝作八陣是亦卦之德方之意李靖因之作六花是亦
著之德圓之意知此則知無物不然矣此中所以旁通
一所以並貫也

洛書數

樓抄本



樓抄本

道常無名而無名之中至理畢具具而未形惟名其理
 道由是顯其名謂何曰精曰神精神兆數則為一二於
 是氣為陰陽物為水火皆自此而判也精神者水火之
 性水火者精神之物謂之性則彌滿太虛謂之物則分
 繫一偏在性則每會而為一兆物則常析而為二會而
 為一猶之夫婦析而為二是名冰炭水火異位南北殊
 方自坎左旋得陽之中而木位焉自離右轉得陰之中
 而金位焉陽動生木陰止生金四營既成則有環衛于
 以知中虛之位以無生有精神一貫乃易之成位乎其
 中其藏用妙用則至精之數是為大一有至精則有至
 變應至變者是名至神神於數為二至精無形故易無
 體精為形本是為本身攝用歸體神斯藏焉藏則復本

故知精神之交初不相離是為沖氣則以土之真精而
 數為天五退藏於此息乎大陰是為復本則雷在地中
 易之妙旨於此具矣聖人先立乎其大者方其藏用則
 併一而不貳自是致用雖併二亦不貳併二不貳則思
 不出位而思無疆則身未嘗不藏焉既不貳矣斯不裂
 全體而可以出入大一既復成位在中得是者為大德
 大德無方不滯一曲小德有體出入可議向明為出出
 而之有背明為入入而之無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榮立
 乎中央聖人之成位也既會精神歸太極以養性矣於
 是交坎離濟水火亦所以全吾之生蓋大德不踰閑以
 震有方則小德之有出入無不可者聖人惟全大德至
 於輔相天地變理陰陽抑其過濟其不及使風雨常時
 年穀常豐而精神之運以交則降火升水以辨則分陰
 分陽雖小德之出入皆所不廢而亦每蹈乎大方不裂
 其全體矣

學宗圖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蓍數也由數
 則可以知位以見天下之大本而修身立命之旨存焉
 至其位則驗於河圖河圖者八卦成列數與位無明者
 也藏用之位見矣蓍之德圓圓者三包一於中卦之德
 方方者四包一於中重三之圓則為六六包一於中則
 為七七四十九為蓍之數以見用事則體因是而顯
 重四之方則為八八六十四為卦之數以見不用事
 則體因是而隱言圓言方則俱包一矣但圓者動動則

一以致用而顯方者靜靜則一以藏用而隱藏用而隱則有一而未形為出乎數矣圓者動方者靜于以見天地之心得天地之心則復本矣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是聖人代天地以理萬物者也河洛既示然後聖人繫辭焉以申出著與圖書之旨自茲以往蔓衍愈多至巧歷不能計要皆宗於著與圖書是著與圖書為聖學之本源也後學遠本不見指歸但循文索理章解句釋故所得者紙上語雖言之或似祇以見彼且未免流於言語間豈所以為實學者哉著與圖書不示文義而含天下之至理隱顯具足既無文義可稽必反諸在我者而求之求之而契則觸類自通而三者皆在我矣不為文義所眩而得人之得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由著德之

圓卦德之方是以申言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藏密在卦德之方因是而致用又在著德之圓要之備此者乃在於洛書洛書備見藏用利用之所於是併一以藏併二以應藏則常無應則常有且應且藏神德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者具載之洛書既別為洛書說以盡夫至機於是又申以茲說蓋箕子得是而陳洪範也

圖書奧旨

夫道有本末惟有本末則有內外惟有內外則有隱顯惑於此者所以分別真妄析而為二而有所取捨曾不知初無輕重惟無輕重則其無等差也亦明矣所以然者一物而二名故也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人

以器粗而道精故器與道相遠絕曾不知器乃道之形而下者耳存於義者為理接於物者為事人以事徵而理妙故理與事相隔越曾不知事乃理之彰於有者耳知道與器不殊理與事無二則一以貫之之學曉然洞照於中凡麗兩端者皆一矣奚有不通貫者哉義存而心盡矣自人事勝天理隱一物而二名者輕重而等差之錙銖於曾次遼隔於霄壤者紛紛皆是非徒無益而又偏重一端以陷溺其心從而恃私智以剖析之枚辨枝分白首窮年後於莫窮之名數而不得所歸者為不通於一也天地豈得不以至機而示人哉河圖洛書所以為此而出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是天五沖氣為出數者也沖氣精神之大全故以陰陽

言陰陽為未分以水火言水火為未判判則兆於一故一為形變之始出則散為萬而不同入則會於中而無二是一為出數而用數其常用者四十有九而一常虛焉蓋一專妙用為出數者也出數者常無麗數者常有然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在中虛莊子謂之是文中子謂之此有在一方莊王皆謂之彼既已謂無矣將何自而名言蓋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既有方而有數數何自而出則是之無方而無數者可因彼而推知也故洛書兼明之有方者皆藉變體而生待全體而成天五沖氣為妙體是全體而未分者也天一元氣為始變是一體而方判者也判則以生水為先一之再變則為南方火故大數二是二之為數以一之再變名之也

樓抄本
一之三變則為東方木故木數三是三之為數以一之
三變名之也一之四變則為西方金故金數四是四之
為數以一之四變名之也變體必待全體而後成故一
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皆為
成數一二三四雖異數詰所自來其實皆一之變而已
特其變有次第故以變之次第紀之耳沖氣居中為真
君而自生自成初無所待是其成也亦重五而已故天
五之生成其實三五也知此則知河圖之縱橫曲折皆
不離三五正猶是也即有方者知皆一之變則知無方
者雖是出數曾不離五與一也何以知之蓋是亦因彼
是雖虛無不見乎事之可跡而有是理也理彰於事可
因彼而知之矣常用者四十有九則不用者常居中虛

寂然而不動妙用者常是周流變動而不居常用者與
不用而寓諸用者同實而異名則何用輕重而等差之
哉第以居中虛者每越數而超形麗一方者每墮數而
有體雖然彼是方生之說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要之彼是莫得其偶始為道樞見獨而詎夫生生之
易與造物者游矣學者當先明有極由有極而知一之
為妙用四十九數之為常用而其實無二則不見等差
無一偏之蔽而又既知其白復守其黑以歸於無極是
則孔子之無知叩兩端而無忘焉聖道斯為盡矣作圖
書奧旨

著卦

著德圓六包一於中而其數七七七四十九著數也卦

德方八包一於中而其數九一在天則至神而致用在
坤則正位而歸藏既藏則超形而越數故河圖五居中
而不叙判於一以示其藏密唯此為正位是以反一無
跡餘位皆偏則不藏矣一既藏則其數唯八而已八八
所以為卦數圓天象一於此用事而洞照故神以知來
方地象一於此已事而歸藏故智以藏往用事則至靈
而前知已事則至虛而摠攝著捺而成卦卦成而象顯
爻者因而重之者也五者爻之君所統之類其數亦五
故爻為重五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爻者中之旁通而復
會宗於中焉故六爻之義易以貢著圓而神卦方以智
皆包一於中爻復會宗於中聖人深鑑是理故以此流
心退藏於密而神智兼盡矣

九疇

聖人之學方其當剝雖吾之膚猶剝去之蓋以有身為
有大患之時至復歸於自然則又百物不廢況乎口之
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支之於安逸性
也獨可遏絕之乎知此則知合內與外無非一真不容
決擇夫五行布位八卦成列各有攸司循環迭用遞為
君臣方其用事者為君則繼是者為之相已而繼是者
又為君則所當繼者又為之相會當其時更迭用事始
能輔成中宮尊位無為之功相繼迭用者特一時之君
非常尊之主其有真君存焉未判於名義不麗於形數
名義形數所以可推者特有成理固存於其間而已故
能歷萬變而常不動所以獨為之宗而真一之應常不

出吾宗而已豈廢偏位而屏旁行者哉是以九疇既謂
之疇矣其數宜偶而反疇蓋有出乎疇類者君之是為
真君而其成位則稱皇極所君者莫非疇類故通謂之
九疇猶孔子之道竭於兩端也疇則兩兩相合如矧惟
若疇之疇以其循序而遷更迭用事適為君臣以宗於
有道而無為之君皇極所以位乎五而居中虛之正位
有為者莫不已事則會歸於有極而獨為之宗豈廢偏
位之疇類而獨取皇極非疇類則皇極不可見矣蓋四
營然後成易也惟其用事者不得不用而此獨無為以
用之所以為獨尊耳居是位者為正位而所謂先覺者
特於正位能早復故常一而不貳耳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一

安正忘筌集三

洪範說



洪範前聖之大法也陳大法者本極之數言而言無不
從未詣皇極則大法其可易言哉法以何者為大曰心
而已故商者成人以其所以宅心者陳焉後之人未得
商者成人之宅心為不知訓矣不知訓而遽紛紛焉不
幾於倒道而言者乎是亦易其言矣正恐作聖之路堙
沒而背馳不已役於人心迷不知復而會歸有極之道
遂晦則其得罪於大法莫此為甚世之為洪範說者多
矣若其博貫倫類演繹詳密較之衆說有一日之長蓋
有之矣儻不知其盲暗於大法之要失其本而徒撫其
末不復可歸諸皇極唯皇極之位為立不歸皇極於道

為倒倒道而言則是迂道而說而言亦不復從是宜與
亂朱亂雅者同其科而為先聖之所惡也道由此而不
明遺後人以迷而陷後世於不義為可畏也愚雖迹尋
倫之大槩猶未敢輕為剖發尚慮後生以愚之輕言而
彼亦從而輕聽言聽皆輕則洪範之道不重不重則得
之亦不固惟恐以此獲罪於洪範且不敢輕出諸口況
敢無忌憚未詒皇極而遽紛紛然哉夫以武王之聖德
亦必訪于箕子然後箕子乃言知其信道也篤進道也
力然後敢告也箕子豈以要君哉蓋傳道必如是乃不
虛發師嚴而道尊所以主張聖道而慎所得者當然也
故存大法之旨以疾齋心一志者告焉嗚呼有能得大
法之旨則此書之外可以無書矣然則聖人正說此道

之所以明也賢人倒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倒說作則
道德下衰矣悲夫

洪範圖



得天地
之數
而生
者五行



○ 二 曰 五 曰 一



○ 火 曰 土 曰 水



○ 三 曰 木

四方之土冲氣所
生之實土也中央
冲氣土之真精出
乎四十九數之外
兆於一而為用數
者居中虛為氣之
母而以無生有至
出數處而思不出
位則越數而越形

得五行之數

四曰聽

樓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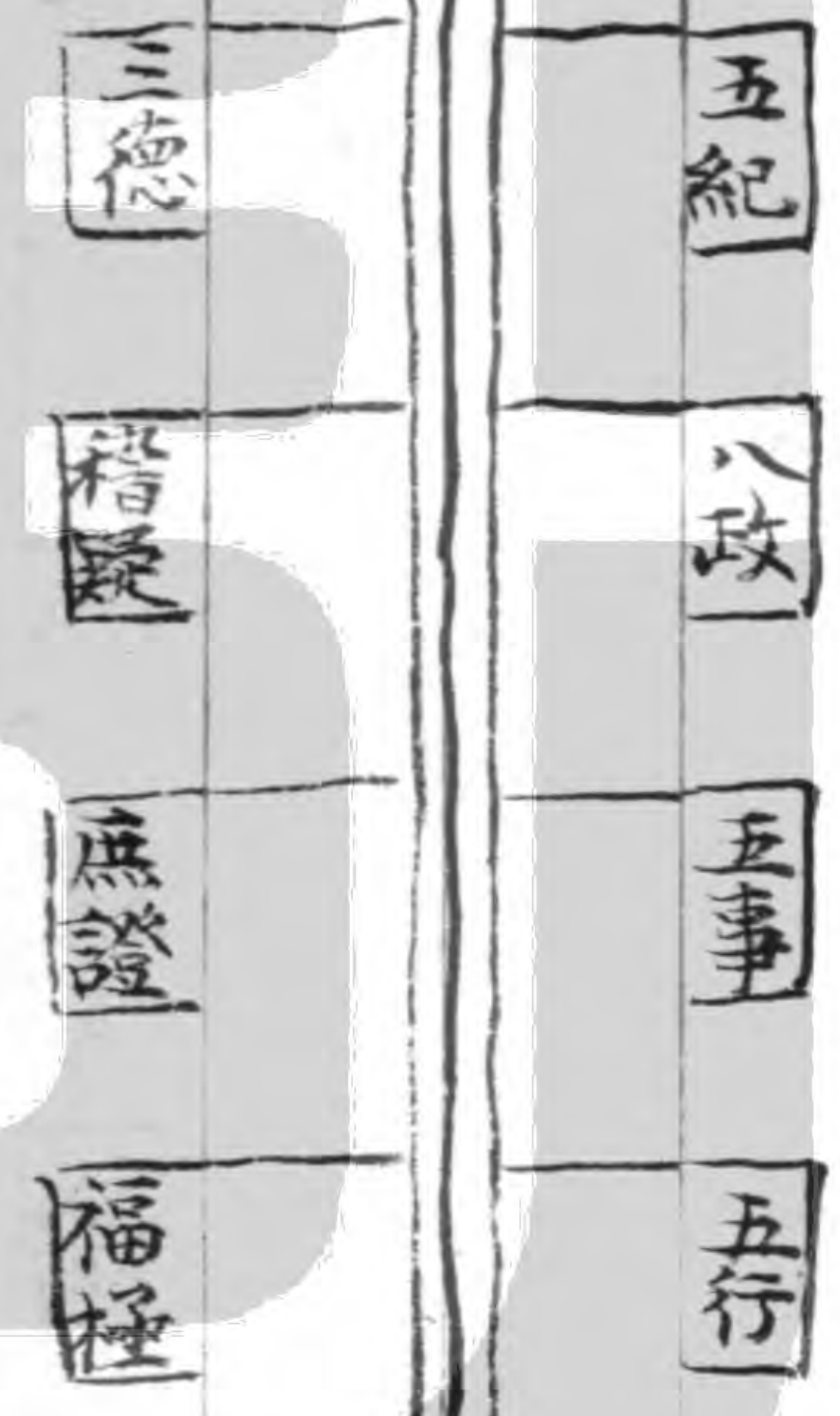
而生者五事

三曰視

皇極會要

建中所以體常兩端既平此中之所以建也建則不傾矣然後可用建之要在中故執中用之要在兩端故執兩端兩端用而中常不傾由併二而不貳

建極定數
經世錯數



用中所以通變兩端相濟此中之所以用也執兩端而權以濟焉此中所以不傾而常立故無適而非中偏重則傾傾則背皇極以生人心心貳則屬生滅而墮失得之報

思無疆說本心附

或謂易無思而詩言思無期思無數詩易何相反也思無期思無數當究其所自蓋謂思無邪思無疆而言之也正位旁通不在一曲固無限域思在正位始名無疆無疆之思不可名言其所思者特以本根固存故不容其不存存耳出位繫境之思則無也是謂無思思出其位均謂之邪邪在一偏則有疆矣正位虛明包括無外不見封畛斯為本心本心之中至理雖具名義未立豈有可指之思不可指名豈有定所之所故謂之無疆思不出此斯為克念念在本心乃能作聖洪

範直指思之正位以警未悟故五曰思自有位而言之則真君宜位乎中虛沖氣於此命萬物而真君位焉無何有之鄉也思於此為無疆無疆之思要在勿忘豈容間斷是謂無期無斁黃中通理大陰解之所以默識元玄通游心乎此曾不知時之有久近與夫久則人情為有厭怠也是謂無期無斁對有方之思麗乎一曲者言之則彼實有所思此實無所思雖無期無斁而謂之無思可也易之為無思者如此噫法莫大乎宅心心莫大乎慎思念非其正外獲而蔽於事物內獲而蔽於理義即有疆之所以生人心專用人心背本逐境於有疆之思而無期無斁是謂大惑役於境上之心成大患矣豈論無疆之思睿而作聖哉今夫寤而不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而至中庸天下之所同也若是則人皆可以為聖

人矣何為民鮮久矣乃發聖人之論也蓋同歸雖一至起念則汨於偏重之見而生人心既專用人心非合境則念慮不起而思所不及每起於合境而境不可既故動皆百慮之營營而所謂一致者已罔而失其本心原其始則人皆可以為堯舜要其終則希闊而難逢職此之由於此正當自覺唯先覺之念不離本心雖念念不絕未嘗有一念之差思常在於無疆以無期無斁正得本心此其所以為克念也蓋一念不離乎本心則優入聖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則遂墮機穽起念之端可不謹乎聖道不在於多言但觀念之所起僅差若毫釐則相去已隔霄壤矣然則皇極之失正以失商者成人之宅心則所思無非邪也欲追商者成人之宅心則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思以至思曰睿睿作聖不可不深究得此則為克念矣

本心無他虛明而已惟其虛明故常在亡境之所有境則是人心矣故亡境而生者本心也合境而生者人心也亡境而生本於誠而有物自然存而勿忘然以思不出位是謂思無疆思無邪克念而作聖矣惟其合境所以隨起隨滅逐境遷徙不歸大常此之謂失其本心達者至逐境處當早覺而早復使常不失其本心此治心之要也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洪範大法其疇有九總其機要者字有十焉自適道以至與立其最要者二而已餘多經世之所用也二字謂何曰欽也達也蓋五行之主曰土宜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宜不出乎中虛之位不出乎中虛之位斯

不離乎本心所以虛明睿而作聖然未能歸其明滌除而元立覽則思用人心生於對境月不勝火憤驕難繫繫馬雖止條已奔馳上聖探微燭茲至理知縱弛則驚於他境肅欽則復乎本位入道由五事而主之者思攝思於百慮之境以歸諸一致莫尚乎欽思不出位則貌言視聽皆自此而徹攝思以欽常不出位而虛明白照則可以道觀盡於是洗心而無好惡偏黨乃與道心會以復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地道之光斯全是謂天子之光洞鑒至機不惑多岐斯可以達皇極夫兩端不偏重然後能立物之理也人心由偏重而生則舉皆倒矣未有能立者唯洗心去此則無偏黨反側乃不偏重所以善達如有所立卓爾是為聖道之極致探其源則

自欽始前聖所以緝熙欽止而欽之戒以聰於欽乃能緝熙於光明均此道也欲諭大法宜諭二字之為樞要焉

兩端說附

有兩端斯有中無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不偏重則不偏廢此中之所以立也兩端有方在事為實大中無方在道為虛有實斯可執而無方者用之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兩端有之以為利也大中無之以為用也用中亦謂之執中即兩端而命之也皇極通謂之疇亦即兩端而命之也兩端相濟而適平焉無偏繫矣斯歸其有極乃自有極而建焉過此以往知見俱熄則復歸於無極矣箕子以皇極經世之道告者也有極足

矣惡有明道矣而乃知有名而不諭無名者哉不言而意已傳矣然無極豈可躡取哉躡取反為空虛無所得之庸人終日無極了然不諭無極之旨為實無知矣

無知說附

知其白有知之時然也守其黑無知之時然也既知其白乃守其黑則自有極復歸於無極矣此聖道之所以竭焉者也

有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夫子入道之序有三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是也所以發洪範之彛倫者矣武王之未訪箕子也固已諭皇極矣然必訪於箕子者是欲審知其序也自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則已審

夫廣居正位而為皇極之主矣顧所訪者特在彝倫之序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然箕子所陳要在彝倫之序而已自五行生五事而五事則自思睿而至作聖孔子之所謂可與適道者也適道矣以道觀盡然後由無作好惡以至歸其有極始為善達孔子之所謂可與立者也自是而用三德以適變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也權以應天下之至變變而克正無適而非中則即偏而反其室非遠不離廣居正位聖人之能事畢矣夫五事之數其四皆由五行之所生驗之於身肝主色貌色類也故屬木肝屬木而沉木生於亥潤下之性所生也故沉此貌所以從水數故一曰貌肺主聲音聲類也故屬金肺屬金而浮金生於巳炎上之性所生也故浮此言

所以從火數故二曰言肝主色而目見色視火也生於木所以由木數故三曰視肺主聲而耳聞聲聽水也生於金所以由金數故四曰聽唯五曰思則不離乎土之成位唯思不可出其位思不出位則自見而虛明虛明故睿而作聖思出其位則見彼而蔽隔蔽隔故障而止於橫目自五行而生五事五事由歸其明而思睿以至作聖則至矣然察之於道其與庸何以異哉特自人者觀之失得之報為有間耳然一念而思不出位則為聖一念而思出其位則為庸聖與庸特在一念之當否其於出入得不危懼哉是專得治心之道而至此儻不盡夫至機則有變焉一有偏取則人心復生不可繫矣要既作聖而明睿於至機始為可觀焉觀之而聖與庸隔

霄壤則偏黨之見存是滌除偏見猶未盡人心勝而天地之心隱若是者至作聖則極矣不能成位乎其中也迨視猶唯阿過與不及無異則偏黨之見熄而均為無取始位乎皇極皇極者無偏黨而中立者也至此始藏諸用而反一無跡矣要必自無偏黨而歸焉蓋有偏黨則人心道心判而為二無偏黨則人心道心合而為一二心合始復乎天地之心而歸其有極矣歸其有極則大德不踰閑所謂復也復然後出入為無疾故小德出入為可焉自是而用三德以御人稽疑以去惑庶證以變理福極以成終皆所謂可與權者也大德敦化不動而化也小德川流方至而不舍晝夜也出入雖未嘗止息而亦不離乎本宗原其功乃出於無偏黨之觀是以

不倚於一偏而麗焉旁行不流而體用兼備矣堯舜傳中大德也所以歸諸體孔子傳一兼小德也所以致其用歸其有極固已至矣然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合二心而歸乎此其與回歸而殊塗者特隔迷悟唯出入無疾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善資以成物則大均緣之小大多寡成其自取與物而來來無所從與物而去去無所視而上與造物者游彼萬物為道之一偏者也一偏故為物大均故為造物為物之與造物始相去遠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噫皇極固至矣然必由其序始盡聖學兼明出入之無疾而為大一之能事文中子所以歎安得皇極之主而與之共叙九疇蓋傷無箕子之遇也

論習

樓抄本

道非不習所能至又非習之所能盡二者或偏不為上
達夫未嘗習而直語不習之妙則冥搜非灼見知習而
不論不習之旨則力致非混成習而成作聖之功不習
而盡至德之奧者洪範之大法備矣洪範之法始於欽
欽以攝心至思不出位而無方則虛明而睿睿斯作聖
此由習也孔子所以首言時習者如此然道非有餘於
聖亦非不足於庸故此至德天下之所同歸凡厥庶民
之所共由及其致用乃殊塗而自徇者日用而不知由
之而不悟耳所以不悟者何一變而為人心則生於偏
重於是麗於有方而有私己徇私己則蔽於一曲而移
於道之一方者害之也觀所以不極者由好惡偏黨洞

照其害道者在此則大疵自去常復正位所謂成位乎
其中者從初則然得性以來未嘗離此何事修習反起
疵病此不習也坤所以言不習者如此然則習猶坎之
習不習猶坤之不習有習所以歸其明不習則以地道
本自光而然也惟本自光故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以
地道光則自見何以習為假坎之有習以歸其明燭坤
之不習以居成位則歸有極矣極者中也中者藏也易
於藏密必曰聖人以此洗心蓋洗心之理非明睿作聖
則不能照此惟明睿然後洞照其所以戾皇極而徇私
己者在好惡偏黨去其害道生人心而戾皇極者在此
此所以無偏黨歸有極必在睿作聖之後故其洗心則
已稱聖人也是則當習者必習不事習乃可以不習斯

為大全者也中為大常得主故也立乎此不為物易始
可以與權而經世由是千變萬轉泛應曲當無適而非
中則洪範之大法於是乎不可有加矣

叙學

學有小學有大學雖不可以躐等又不可無志於聖域
自棄而遽中輟也若夫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言成
文章以求世名質之經術以飾吏事聖傳既絕之後號
為名儒者唯此而已至於身心之所歸宿曾不暇究既
不足以為己亦何自而可以為人哉以為為己邪則為
己之道奚若以為為人邪則為人之方何自聖學莫先
於為己惟其成己所以成物然後為己之學何如哉名
實姑在所後不以真懷而獨休息於同歸一致者所以

樓抄本

全其大體彼分於殊塗後於百慮而裂為小己者斯可
以吾之所詎者警之故以先覺覺後覺則是為己者乃
所以為人也事空言之學為兩無所補苟其實性之良
籍是以為附飾可也聖學豈若是而已哉自有志於實
學者觀之雖通經如孫洪文章如江摠於治効良可嘆
也善學者當有志於大學所以備乎為己為人而大學
之道在明明德則當諭光明之所以緝熙物格知止則
當諭於止得其所止謂退藏於密邪則何所為密謂思
不出其位邪則何位為正審良之反身始知身之所歸
而造夫易之無體燭坤之歸藏乃知心之藏密而造夫
易之無思圓動方靜復所見天地之心下山上澤咸所
見感應之情超形者以得夫藏身之理越數者以諭乎

天五之位至此則位乎皇極而得皇極經世之道乃以
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妖孽無自而
生禍亂無自而作是皆大學之明效也小學外學耳入
耳出口不離乎區區之私已囿於形數之間奚足以為
大哉至於大學則非特內學又以合內外之道混而為
一可以一指諭天地豪末等丘山豈可小知之哉後之
儒者不得聖門而入則必易儒而學佛佛必枯槁憔悴
山林之人能之豈吾儒之所能哉釋氏唯正覺一位為
實際乃易之正位居體蓋中庸不可能而修證之疵始
去易之妙體見於坤唯能黃中通理自然正位居體今
之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復正位乃得主
而有常也思不出位無偏黨而麗有方不離黃中之虛

明則常居正位矣世人反以有思有為出麗諸方指為
實有以是為常故背正位而入迷途務進此道而不明
則又無病自灸妄施功力揠苗助長是不明而祇以為
贅也故不習之道戒於先迷後順得常又戒迷復不先
事而招迷不即偏而迷復所謂先覺於此不迷而已聖
道淵奧藏於冥冥必大目視之始能朝徹非小知者之
所能論也今既曉然可不疑其所行則不須徒勞學佛
矣學佛為自為之人耳學聖人而深造之不唯可以自
覺又可以既位皇極而以是經世于以建立三極致君
澤民躋時於太平躋民於仁壽其功利之博與獨善者
豈同日而語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學則詒皇極而止至
於與立而與權以盡真宰之妙用則非所及也世儒之

學諒已爛熟可不言而諭若夫大學乃聖人所以造上
達者纖悉盡載於諸篇願與同志共之

樓抄本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一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二

安正忘筌集四

指要



聖學不易知也曩誦論孟每歎孟子一何門庭之峻如
此殆非孔子無容並收為甚夷易也及涉道稍深研味
益至始知孟子真有功於聖道百世之下聖道既絕而
復屬尋軌而可詣者孟子之功也由是知孔子於諸子
未有甚擯迹蓋方是時聖道猶有所傳雖或畔道而入
異途亦未足以勝正不煩孔子之峻自至孟子時王者
之不作滋久異端已熾天下相率而趨於迷聖學掃迹
後世無復可幸而入於覺此所以自五霸拒揚墨不容
不若是之力而非好辯也初見其痛詆意其必與聖人
之道大相矛盾至夷考其行略未見其有抵牾者愈令

人茫然不悉其旨必至歷其藩翰然後知其背聖人之
道自楊墨五霸始引天下後世相與而入於迷誠為罪
首理不可不斥抑知孔聖之門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
恐其亂雅非謂相矛盾也蓋以似是而非始能相亂以
陷溺天下前此差聖道者起於鄉原故聖人惡之已與
斥五霸拒楊墨同其風矣欲察其相遠當即其相似者
而攻之夫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而授之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不幸道德下衰相似者出而勝之蓋不相似則不
足以移人故也由是在上而引人於迷者五霸是也以
其道似三王在下而引人於迷者楊墨是也以其道似
周孔遂使後世之賢君莫不以為接武三王矣而識者
始知其實龍不五霸也後世之賢士莫不以為追蹤周孔

矣而識者始知其實龍楊墨也足以亂正如此此所以
晚周之後寥寥不見聖人以自茲以往無有一士之趨
於覺者也孟子預見其若此由二學之熾故聖道遂絕
而不傳後人遂迷而罔覺其失之原有在於是是宜痛
詆而力排也不痛詆而力排則後學無以悟其失欲有
所悟必即其相似者而視之以究其失當知五霸與三
王無異跡楊墨與周孔亦無異跡跡既不異然卒反乎
聖人者何哉究其所自則可以知其失知其失則可以
改轍求聖門而入矣孟子斥五霸拒楊墨豈徒闢之而
已哉既闢其不正又有以引人而入於正固有一言足
以詆其失而亦有一言足以為之指南其言甚近其守
甚約而其道甚明即其一言而深論之則聖道若指諸

掌矣所謂一言者楊墨之失在取五霸之失在假楊氏
為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是與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
民奚以異哉然不可以乎舜之道者以其取也故留一
言以覺後世曰楊子取為我使人知道之不可取則
不起畔援之心而心得其正矣五霸威桓公為盛葵丘
之會載書具存無非仁義之說然非湯武之仁義者以
其假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五霸假之使後之人知
道之不可假則不起歆羨之心而心得其正矣蓋取也
假也由有所願欲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
樸我所固有以無名之樸為重不自見而願欲之則在
彼矣不可得也故無取無假則物物皆真有取有假則
雖真亦假取由外求假則借彼得人之得向而不反彼

入吾舍此不得主真斯假矣道貴自得無非固有一起
畔援歆羨則心隨所繫而止非所止而止焉不復正位
為止非其所其跡不異於聖人而心則外有所繫背真
迷復不居天下之正位矣正位一而已過是皆非正位
不居正位於道為邪正則能覺以正位居體則無私己
邪趨於迷以偏位有我乃同夢幻人知其跡莫測其心
唯達者能知其心之所止不居正位雖正亦邪是以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其於政害於其事跡雖不異於正
而達者知其說為邪說其行為設行其辭為淫辭皆原
其心不居正位則無非邪矣其跡之所涉則相似其心
之所止則相遠此其似是而非者久假不歸人莫知其
非有悅而効之所以遺後人以迷陷後世於夢幻莫覺

莫悟流轉而無休已也既闢其邪矣必有以納之於正
 故於堯舜曰性之湯武曰身之帝王之道一也而有性
 之身之之異者由所遇之時異也帝者天道而性者天
 所命王者人道而身者人所有性之者明乎性之本也
 身之者明乎身之本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明本性之實也所謂良其背不獲其
 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明本身之實也身貴能反良其
 背是也故又曰湯武反之蓋特言身之猶未足以啓後
 學故又言反之以明身貴乎反也反則背境故行其庭
 不見其人既不合境則見已熄身斯藏矣非夢之域也
 是以不獲其身所謂反復其道偏其反而皆猶是也易
 於上經首明天道而乾言利正者性情也此天道所以

在於明其性下經首明人道而咸言咸其脢無悔此人
 道所以在於明其身性之所自以入者惟精惟一一是也
 此所謂無貳爾心身之所自以入者反身而誠是也此
 所謂無身有何患然則取之假之得人之得也其學也
 外性之身之自得其得也其學也內內故入於覺外故
 趨於迷其跡不異所詣則殊差由毫釐繆乃千里此王
 霸孔墨之辨也然則闢其門以待後之學者不使之向
 牆悉皆孟子之功有志於道者必先研究孟子以求正
 路而入然後可以探孔子之曠惜乎孟子比肩於孔子
 而終不能齊其大者孔子毋我矣孟子猶未免乎有我
 孟子既謂立天下之正位矣惡得猶謂之有我蓋止乎
 其所不能知始為正位居體故孔子於毋我則先之以

母意母必母固然後能母我是真母我而體與太虛等
矣惟先母意則不生分辨之識故其無知無言無思無
為皆孔子居正位而母我者也孟子猶未免交一臂而
失其亦知見之未熄猶囿於理義之間至非言非嘿靜
不證理則未能逮也是於過此以往則瞠若子其後
矣

論取

向以指要篇示同志同志者謂辨出取字甚妙前未有
曉此者而止乎其不能知亦最善又謂譬如一室中
物若有取不過得一件是說所造已深矣然尚有說也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唯明此二字耳是入聖道之樞要
也聖人無所不師而實無常師無所不取而實無偏取

有取則有捨如室中之物有十取一則捨九是先失其
九矣然取之則已是在外非我固有而自足乎己者奚
可得哉是兼失也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無取
則亦無捨由志乎而無所決擇卒於小大精粗悉歸度
內由居正位而擅德業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自
孔孟以後於道皆取也楊墨啓之而已取則繫於所取
而止不復居正位而正位反為所取者入翳吾之圖鑑
既不得主則為其所推移蓋有取則如老子語士成綺
謂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是也慕外而馳偏不知反雖
語至道實居邊而竊取中正之所也詩稱帝謂文王無
然畔援謂不可居畔而援取堂奧之所也位居中正德
為長子盛德大業皆我固有何事乎取凡事乎取皆自

見未明故外向而不居正位有取乎道則不足以得道
乃反墮失得之報有取乎物則便生染着孔子之磨不
磷涅不緇者以不若瓠瓜之有繫無繫即涅不緇矣謂
無取也無取物無自而入雖善染者亦不能緇此天地
之至機也大體世之為微妙語多以見道未明而以知
識揣料故為微妙語以眩惑乎人而自神有近似者亦
非灼然見道皆不足以發人但深諭其止止其所則
自思不出位即是正位既諭此矣然且麗於有方而止
非其所止者即當觀其機是滌除私見未盡有取以發
其機復生人心之為患也取即在偏重之境焉生人心
而繫之是見其人也非良其背不獲其身也貳爾心而
背皇極之至機全在此字唯孟子深知之故能指楊墨

之失以遺萬世規學道而欲盡天地之至機使機無自
而發者宜悉此而謹之

鄉原

賊仁近鄉原仁復本者也非要譽色取可得人之為人
徇末久矣脫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安能復本夫復本
非從事口語可能也必嘗用力焉故所謂習者併一而
不貳是也所謂修者不遠復是也所謂學者緝熙于光
明是也三者之名不同要之皆歸其明以復本者也傳
已必習習焉必察既習且察乃盡至機而機不得發矣
始得安宅以居正位以立若是則已復本矣已復本而
又了所以應物千轉萬變無往而非中然後可以由極
之敷言則言不事擇而自從今但聞其說而未嘗一日

樓抄本

用其力於仁遽入耳出口道聽塗說而輕議之聽其言則似矣然未嘗習則言行必相矛盾言必不顧行行亦不顧言其言雖似但過我門而已未嘗入我室也未嘗入室可易言聖人堂奧之言哉是說祇以惑聽者而引之於無實徒害仁而已故曰德之賊也然則聖道之失首由鄉原亂之孔子無所惡而惡鄉原以其為德之賊也蓋聖道不可差毫釐差釐則隔霄壤鄉原特假聖說而未嘗復本引後人徒事口語而無實歸宿其差豈毫釐比哉欲議聖道者當傳已而習習已而察不離乎安宅正位而無須臾之頃曠舍焉如是為實有本原矣然後由極之敷言則言而世為法矣否則是倒道而言尤當以鄉原為鑑

本末附

聖人從本起末故本末一如所謂有始有卒者聖道之失一變而為鄉原再變而為楊墨鄉原談本而非本楊墨棄末而非末本末皆失則聖道日益遠矣孔孟所以深惡之也

言德行附

德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併一併二均於不貳一屈信往來之頃皆不離此始為德行皆默而成之也習慣自然後容中道口無擇言而言無不從始可以默而成之者發以告人是謂善言德行大體聖言皆出乎此若未嘗行於默而成之之際遽恣為高談亦何異於道聽塗說然則所謂善言者言所以默而成之之德行耳非苟

云云也不爾則有言不必有德矣

傳習附

道之所在聞之則誰不願傳然傳貴乎習不習則不能併一而不貳既習則又貴乎察不察則不知正位而居體傳已而習習已而察始造聖域一或闕焉豈能超詣徒借聖口以惑衆則為鄉原之流矣傳而不習不如不傳習而不察不如不習傳者多習者寡習者多察者寡此至道者之所以寥寥也

傳不習所謂秀才禪習不察所謂無眼禪

道德

顯道神德行一事也互見而已非捨神德行而事空言以為顯道也善言德行即是顯道以所言者默而成之即是神德行良言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即是神

德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是顯道劉炫見文中子說易終日不休文中子論以一以貫之即是顯道然一以貫之必也併一而不貳始能貫三為一故炫退則語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一以貫之雖足以顯道必默而成之始是貫三為一之實也若捨神行而恣為高談則無實歸宿是鄉原之風未去也

時習附

學者緝熙于光明是也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以緝熙乎光明者乃在於併一而不貳謂之時習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自一歲言之秋徂冬為復本春徂夏為應未自一日言之向晦為息向明為動而是理肇於一動靜一語嘿屈信往來具焉靜也嘿也為往而屈動也語

也為來而信凡信必先之以屈凡屈皆所以藏身藏身者龍蛇之蟄是也正位居體矣動靜語嘿之際悉諭屈信往來之理無須臾之頃失本宗焉是謂時習君子有四時唯夜以安身曾子曰三省於傳習可謂時習矣

行之著附

執德者執中也中常旁通兼該本末斯能為有為亡能為有者常有也能為亡者常無也常有在致用而天下之至神存焉常無在藏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致用藏用每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自知而已不言而信也若是者無須臾之間是謂神德行成德為行矣無隱而不形發而見乎外若唐棣之華者是謂可見之行以神德行而昭著者也書所謂行有九德與夫九德之行皆觀行

可以知德以其行之著也儻默而成之者或間不用則何自而著斯無可觀者矣所謂行之而不著者如此也

利為本附

故以往者言新以來者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者故之本非利則故者安能彰往於千歲之日至而略無少差明乎此則千歲之日所積雖多亦同一頃刻耳以利存乎其間無停留之者自然無爽非若人為雖極精密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也儻非深於此則未易告故孔子罕言之至述咸始言屈信相感而利生孟子又申以故者以利為本造夫此始為大達獲屈而信曾無滯礙大業富有無所不利若故而已終繫一曲往而不反莫能新新不窮矣

踐形

樓抄本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仁也而孔子則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取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己哉惟聖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己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為古人之大體於身為天

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略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救人厚方苞之葦稚子憫方雛之雉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鬪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為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己自徇而相傾擠此既混為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

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為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為大私物於己者徇己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唯公已於物而已故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

誠信

五常宗於信故其數五位乎中而為主焉有信則四端皆所以為常無信不立而四端無所宗亦何常之有故必信以成之此學道者所以貴於信也篤信始能好學信道不篤則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蓋道非虛無乃虛無中之實有者篤信而不疑則始能見焉見道矣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可以一二縷數也信與誠一也誠者天之道是自然也信者人之德是自然者之所稟賦而本無妄也由信遂可以入誠信則有諾已不信是無諾已也誠則有物不誠是無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不誠其

能有物如是乎謂之物則宜有貌像聲色之可觀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之中固有物恍惚之中固有象窈冥之中固有精與信惟其如此所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老子能言其狀則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能言其狀則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或狀以元玄珠以其照用之珍或狀以無名之樸以其純素之質凡可以名狀者非一也夫易無體無形而聖人則直指其要曰象故曰易者象也易以象為主順而止之者所以觀象也見乃謂之象後學之失唯恃聰明而以知識考究見理而已理已窮之外混然全體則非所及曾不知聖學乃在於順止而觀象見象是見碩果碩果所以剝而不能盡

者以其信也故曰碩果不食碩果既信矣入道者灼見其不食從而信之雖剝膚喪我而不疑中既有主唯乎不拔如是以觀則其象自然昭著故入道者當以信為主信而有諸己剝膚亦不畏道斯可得矣荀子曰誠信生神神常自若也然不誠則無物是誠信則有生之之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人備萬物於象帝之先然而例皆卒於無物枯亡而至喪精失靈者不誠而委棄之也反身而誠則見大象所以摠括萬象而無物不有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德大業良貴至足無不備者奈何不歸其明以全地道之光暗於自見故不明而疑乃以不誠不信而盡失之可勝惜哉

諸儒鳴道卷第六十二

樓抄本

